

风景深处的文字,被风景掩映;被掩映文字,成为风景。

我所居住的小城有座小山。许多年前,山顶四周一溜矮墙,用明、清两朝的墓志铭砌成。逢到天气晴朗的时候,站在不知哪位祖先的肩膀上登高望远,能隐约看到江对面的京、焦二山。墓志铭上,有细细密密,漫漶的字迹。

文字镶嵌在风景里,石头是最好的载体。有些字,踞露天旷野之上,更具气势恢宏。

徽州古村落,散落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牌坊,那些忠、孝、节、义字坊矗立阡陌村头,风雨中守候了数百年,无声诉说岁月的沧桑。

西安“碑林”里最宏伟的石碑,巍然高耸的《石台孝经》,高近六米,顶有雕满卷云的双层华冠,碑座是线刻狮子、蔓草的三层石台,碑身是由四块巨石合成,托举着时光的厚重。

文字镌在砖石上,与日月星辰一道地老天荒。

我见过斧劈山石上的偌大文字,横亘在天地之间。那是作为渺小的生命个体,胸臆寄寓的淋漓抒发。

也见过令人惋惜的文字。那是在苏州木渎古镇的虹饮山房,一本浓缩的方寸微雕,上面刻满密密麻麻的锦绣篇章。可惜是用来作弊的,透露出中国几千年封建科考制度的参与者,渴望金榜题名,出人头地,心旌摇曳的怯懦目光。

在一户人家,斑驳的山墙上,每一块青砖上,都刻着烧制工匠的名字,刻着责任和信誉。

凋落的文字,成为时空里的一声巨响。千年前的某一个深夜,一声巨响惊醒首栖栖的宿鸟,镇江焦山上的摩崖石刻《瘞鹤铭》遭雷击崩裂,轰然滚落。《瘞鹤铭》上,一篇哀悼家鹤的字行,风雨剥蚀,线条凝重,继续深沉。从此,“大字之祖”沉睡长江。江面上,芦花摇曳,千帆竞渡。

刻在石头上的字,用来保存一个人灵魂的体温,比写在纸上,保存时间更长。

人在寂寞中,谁知我心?今生无缘,来世无悔。后人拨开光阴堆积的厚厚尘土,总有一个溅开共鸣。冥冥之中,也许会有一个红颜知己。

我不把它看做仅仅为了爱情。如果那样只能是一声无奈的叹息。这是对岁月和人生的不服输,渴望着心与心的电闪雷鸣。站在光阴的河流对岸,看见一个人,才华飞扬的自信。虽然隔着300年,依然那么有温度。

文字题在墙壁上,熠熠生辉。前年,在黄鹤楼上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惟见长江天际流”,一边看江,一边体验一千多年前李白送孟浩然的聚散依依,我从江之尾来,文字被苏醒,穿梭在时空里的烟花三月,洄游到始发的地方。

文字书写在木头上,如照射一线光。年少时,我在南通法乳堂仰望,殿内有一郑板桥所书的“十指成林”匾额,其中的“指”,惟妙惟肖,上面一笔宛然翘起的大拇指,最后一笔像一只翘起的脚,一竖之下,隐见一个蓄髯须的老僧,蹲其间,闭目养神。心有佛者,便能相见。

有些地方,文字供奉于一间房里,让心在下面取暖。一尊弥勒佛旁,“大肚能容,容天下难容之事;开口便笑,笑世间可笑之人。”悟彻世间真谛。

狼与景的搭配,相得益彰。有一年,见狼山广教寺的门槛上,有一副对联:“长啸一声,山鸣谷应;举头四望,海阔天空。”这时候,俯仰浩荡江天,风景变得生动和饱满起来。

掩映在风景深处的文字,山水的注解,却是世间的抒情与表达。

散文

风景深处的文字

王太生

州木渎古镇的虹饮山房,一本浓缩的方寸微雕,上面刻满密密麻麻的锦绣篇章。可惜是用来作弊的,透露出中国几千年封建科考制度的参与者,渴望金榜题名,出人头地,心旌摇曳的怯懦目光。

在一户人家,斑驳的山墙上,每一块青砖上,都刻着烧制工匠的名字,刻着责任和信誉。

凋落的文字,成为时空里的一声巨响。千年前的某一个深夜,一声巨响惊醒首栖栖的宿鸟,镇江焦山上的摩崖石刻《瘞鹤铭》遭雷击崩裂,轰然滚落。

刻在石头上的字,用来保存一个人灵魂的体温,比写在纸上,保存时间更长。

人在寂寞中,谁知我心?今生无缘,来世无悔。后人拨开光阴堆积的厚厚尘土,总有一个溅开共鸣。冥冥之中,也许会有一个红颜知己。

我不把它看做仅仅为了爱情。如果那样只能是一声无奈的叹息。这是对岁月和人生的不服输,渴望着心与心的电闪雷鸣。站在光阴的河流对岸,看见一个人,才华飞扬的自信。虽然隔着300年,依然那么有温度。

文字题在墙壁上,熠熠生辉。前年,在黄鹤楼上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惟见长江天际流”,一边看江,一边体验一千多年前李白送孟浩然的聚散依依,我从江之尾来,文字被苏醒,穿梭在时空里的烟花三月,洄游到始发的地方。

文字书写在木头上,如照射一线光。年少时,我在南通法乳堂仰望,殿内有一郑板桥所书的“十指成林”匾额,其中的“指”,惟妙惟肖,上面一笔宛然翘起的大拇指,最后一笔像一只翘起的脚,一竖之下,隐见一个蓄髯须的老僧,蹲其间,闭目养神。心有佛者,便能相见。

有些地方,文字供奉于一间房里,让心在下面取暖。一尊弥勒佛旁,“大肚能容,容天下难容之事;开口便笑,笑世间可笑之人。”悟彻世间真谛。

狼与景的搭配,相得益彰。有一年,见狼山广教寺的门槛上,有一副对联:“长啸一声,山鸣谷应;举头四望,海阔天空。”这时候,俯仰浩荡江天,风景变得生动和饱满起来。

掩映在风景深处的文字,山水的注解,却是世间的抒情与表达。



柳花蕉雨又一春

游桂林

随笔

都市里的桃花

魏峰

开在城市的桃花,注定是寂寞的。寂寞的桃花旁边就是繁华的街道。街道上人来人往,不知道有谁会留意这株桃花。我是这天早上送女儿上学,无意间发现了它——发现它开花了。“宝贝,你看,桃花!”女儿和我一样惊讶:“好美的桃花呀!”

自从发现这株桃花后,无论是早上送女儿上学,还是傍晚下班回家,我总会停下来朝它望上几眼:一朵朵,一层层,挨挨挤挤,飞云流彩,就那样默默地热烈着,静静地伤感着……看得我每次心里都是酸酸的。

一株桃花孤零零地开在城市的一隅,开在一户人家的窗下。这户人家的主人,应该是爱桃花的吧。至少,当初在山野或者乡村看到这株桃花的时候,主人是动心的。可以想象,在山野的春天里,一大片一大片桃花恣意地开放着,有谁置身其中而无动于衷呢?一大片桃花就是一团跳动的火焰,一团团火焰在乍暖还寒的春风里,让你顷刻间得到淬炼,从而使你的身体变得坚硬,反而使你的灵魂愈显温软……

即使在乡村,即使也只有这么一株桃花,它是生动的——它映着返青的麦苗,麦苗也越发葱绿了;它照着黛色的房屋,房屋也暖洋洋的了。更不要说桃花下觅食的鸡鸭呀,花瓣上嬉戏的蜂呀蝶呀,无不与桃花一起载歌载舞起来了……

一连几天,从早到晚,我看到那户人家的窗户都是紧闭的。有时,我多么想遇见、想遇见我凝望那株桃花的时候,那扇窗户突然打开,被桃花撞得满怀的主人一心仁爱,满脸欢喜。然而,我看到的却常常是比日光更冰冷的紧闭的窗户。是房屋易主?还是主人赶着春游的人们寻山问野去了?苦苦地、苦苦地把这株桃花遗忘在了城市的街道旁。街道上依旧是人声鼎沸,浮躁在空气中左冲右突。

也是,桃花,它本属于山野,理应在乡村。这倒让我想起了刚刚看过的一部电视剧——《野鸭子》。从小在乡村长大的野鸭子,淳朴而快乐,突然面对繁华的城市生活,却令她手足无措。即便后来找到了她苦心寻找的亲情时,她也无法再适应新的生活。最后,她还是回到了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乡村,继续养她的鸭子,继续过她无忧无虑的生活。野鸭子,离不开乡村,离不开鸭子,就像桃花,它离不开乡村,离不开蜂蝶绕舞一样。

只可惜,这株开在城市的桃花上不见蜂蝶绕舞,桃花下亦没有鸡鸣鸭鸣,所以,又有几人能真正理解它的寂寞呢?也难怪这株桃花寂寞。在这芜杂与浮躁纠结的城市里,在这奔忙与倾轧缠绕的生活中,有谁还知道春天什么时候到来?有谁还懂得品赏一株至美的桃花?

常常看着这女俑,看她飘飘的走来,款款的走去。听她低声细语的话。忽然他的主人唤她,她急急地走了,仍然飘飘款款。分享这平静安详,从容淡定,回味她背后的大汉王朝,这种气质是大汉王朝给予的,这形象也是大汉的工匠制作的。

有人说这女俑端庄的像尊佛像,再看看吧,真有几份像呢。

“我能提供什么线索?” “您有您爱人的信件么?特别是有外国地址的?” “信件?好像有几封印着洋文的,不过不多,那个死人!一年到头不回家,什么都不带回来!不过家里有台计算机,小的能拆的。他去年带回来的,没带走,有什么用?”

“当然有用。” “当然有用。您把这些信啦、电脑啥的这些东西,都拿来给我们看看,如果用得上,我就给您便宜点。” “能便宜到多少?” “三四万吧。”

“就两万!不然我找别人。这种广告到处都是!” “讨价还价是刘太太的本行。” “那您就先带着东西过来,价钱好商量。”

刘太太走进上岛咖啡,把“折叠计算机”紧紧抱在胸前。刘太太故意没带多少钱,钱包里一共一千块。计算机也许更值钱,刘太太犹豫要不要交出去。

侦探公司一共来了两个人,一男一女。女的姓张,二十多岁,虎头虎脑,看不出能有多大本事。男的姓王,四十多岁。王先生笑而不语,好像肚子里有些货色。

刘太太开门见山:“我可没带现金。等你们查出结果了,一手交钱一手交货!”

王先生想了想:“好吧!电脑和信件您带过来了吧?”

刘太太心里有点犹豫,“您要是放不下心,就在这儿等着,两个小时以后,我们就可以把电脑还给您。”

刘太太抱着电脑走出上岛咖啡,心想那王先生和张小姐说不定已经发现了什么,只不过不肯告诉她。也能理解,等明天再给张小姐打个电话,交上一点钱,说不定就有消息了。

刘太太却没想到,从此以后,那位张小姐的电话,就再没开过机。

生死相隔 300里之外。 五辆旅行大巴,在数辆小轿车的引导下,借着夜色悄然驶入的万沅县城。车里坐满荷枪实弹、全副武装的特警和武警。

高翔正坐在带头的车辆里,一身特警的装束。 十分钟后,万沅县城里突然热闹起来,年三十儿似的。就在县城最中心的地段,一群身着黑衣的身影,正匍匐在沅鑫洗浴中心楼门外。楼里没有灯光,子弹正呼啸而出,划出一道道闪电似的光。院子外面的高音喇叭不停重复着:“叶永福!你被警察包围了!不要再用顶撞了!缴枪投降吧!”

新书架

《力量》

尚蕾

在《力量》一书中,“爱是世间最大的吸引力”是尚蕾·拜恩思想强调的核心观点,你要想得到什么,你必须先去“爱”什么。

想得到钱,你必须先对钱产生好的感觉;想得到他人的爱,你也必须先付出爱。当看到别人拥有的车、亲密关系、身材、健康、成功、快乐等等你所渴望的事物时,请跟他们一样兴奋,因为你是对这些渴望的事物表达欢迎,因为你的兴奋就表示了你的选择!

尚蕾·拜恩总结出一条跟金钱有关的规则:你永远不可以将金钱放在爱的前面;

如果这么做,就违反了爱的吸引力法则,而你将承担其后果。爱必须成为你生命中的主导力量,没有其他事物可以凌驾。金钱是你使用的工具,而你是通过爱把金钱带来的;但如果在你的生命中,你重视金钱甚于爱,将会接收到一大堆负面事物。你不能一边对金钱付出爱,一边又粗鲁无礼地对待别人,因为如果你那样做,就敞开了大门,让负面性进入你的人际关系、健康、快乐和财务状况中。

从朋友那里听到一则笑话,说给夫人听。笑话说的是朋友单位一对夫妻,很有文化,很幽默,两人在一起常常说一些笑话逗乐。可平时,不管丈夫怎么说得天花乱坠,妻子总是不满意,笑不起来。一次,朋友单位的一位女同事在市场买了一斤藕,回家一称,只有半斤,气得这位女同事不得了,连骂小贩子

小幽默

半斤窟窿

蒋剑翔

不是人。丈夫把这事跟妻子说了,不料妻子笑得前仰后合,连说:“太妙了,太妙了!”

夫人问我:“何妙之有?”

我说,朋友的妻子说那女同事也太幽默了,一斤藕,一半儿肉,一半儿窟窿,这么简单的事,也搞不清,真是好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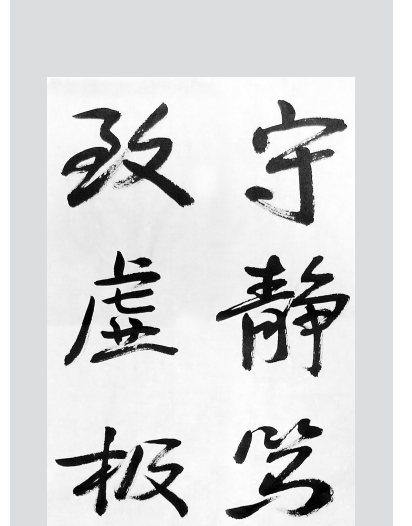
“没有吧?”夫人忽然认真起来,“一斤藕哪有半斤窟窿?最多二三两了不得了!”

《空城计》是一出家喻户晓的传统戏,但它却是一个不见正史的故事。是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时,根据一段闲聊编写出来的,正史中是没有记载的。

历史上曾有过多次“空城计”,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两次,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666年春秋时期的楚郑之争中。楚令尹子元为了博得嫂子女息妫的欢心,让舞伎整天表演军事舞蹈——万舞。可息妫却哭着说:“死去的先君教练万舞,为了鼓舞士气,如今令尹不思国仇,却厮守在我的身旁,岂非咄咄怪事!”此话传到子元耳朵里,他悔悟道:“连妇人都不忘大仇,难道我会忘记不成?”于是,他出动600辆战车进攻敌郑国。而郑国兵微将少,忙派使者八方求援,但援兵一时赶不到。若闭门抵御,势必难抵挡。

于他们情急智生,大开城门,街面原有一切不变。子元率大军到郑国都城后,发现城门大开,大街上有做做生意的,有人闲逛,人们进进出出,若无其事。就怀疑郑军有诈,急忙令军万舞。可息妫却哭着说:“死去的先君教练万舞,为了鼓舞士气,如今令尹不思国仇,却厮守在我的身旁,岂非咄咄怪事!”此话传到子元耳朵里,他悔悟道:“连妇人都不忘大仇,难道我会忘记不成?”于是,他出动600辆战车进攻敌郑国。而郑国兵微将少,忙派使者八方求援,但援兵一时赶不到。若闭门抵御,势必难抵挡。

古代历史上有记载的“空城计”还有一次,发生在南北朝时期。宋文帝元嘉七年(公元430年),文帝刘裕派右将军到彦之征伐北魏,宋军



王明杰书

先时占取了洛阳、虎牢等不少要地。但到了冬天黄河冰封,魏兵大举反攻,洛阳、虎牢等地又陷落。到彦之决定丢弃战略要地滑台,焚舟南逃,宋军全线败退。当时宋济南太守萧承之手下只有几百人守城,敌众我寡,形势很危急。这时萧承之命令守城士兵隐藏起来,然后大开城门。魏兵来到城下,疑城心中定有埋伏,赶快撤走了。这次战争以南朝刘宋的失败告终。辛弃疾在《永遇乐》一词中说的“元嘉草草,封狼居胥,赢得仓皇北顾”,指的就是这场准备不足,任人不当的北伐。但萧承之以空城计保全济南守军的胆略和计谋,还是令人钦佩的。萧承之就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父亲,所以这件事被《南齐书》记载了下来。

夏吟

历史上的两次“空城计”

夏吟

夏吟

夏吟

夏吟

夏吟

连载

“您知道她叫什么吗?” “叫什么马尾巴老是个洋名儿。我老公叫刘满德!” “您有她英国地址么?” “我不知道!我又不懂洋文!你们自己查不出来么?到底成不成?外国的?”

“当然查得出来,外国的也没问题。不过得稍微贵一点。” “多少钱?” “五万。”

“五万!抢劫啊?”刘太太叫道。 “您想想,您连名字和地址都不知道!我们得先跟踪您的爱人,一直跟到那女的出现,然后再跟踪她,直到把她的住址和电话啥的都弄到手。她在英国,我们得派人去,花费肯定少不了。不过您要是能提供点线索,我们也许能少收些。”

“我能提供什么线索?” “您有您爱人的信件么?特别是有外国地址的?” “信件?好像有几封印着洋文的,不过不多,那个死人!一年到头不回家,什么都不带回来!不过家里有台计算机,小的能拆的。他去年带回来的,没带走,有什么用?”

“当然有用。” “当然有用。您把这些信啦、电脑啥的这些东西,都拿来给我们看看,如果用得上,我就给您便宜点。” “能便宜到多少?” “三四万吧。”

“就两万!不然我找别人。这种广告到处都是!” “讨价还价是刘太太的本行。” “那您就先带着东西过来,价钱好商量。”

刘太太走进上岛咖啡,把“折叠计算机”紧紧抱在胸前。刘太太故意没带多少钱,钱包里一共一千块。计算机也许更值钱,刘太太犹豫要不要交出去。

侦探公司一共来了两个人,一男一女。女的姓张,二十多岁,虎头虎脑,看不出能有多大本事。男的姓王,四十多岁。王先生笑而不语,好像肚子里有些货色。

刘太太开门见山:“我可没带现金。等你们查出结果了,一手交钱一手交货!”

王先生想了想:“好吧!电脑和信件您带过来了吧?”

刘太太心里有点犹豫,“您要是放不下心,就在这儿等着,两个小时以后,我们就可以把电脑还给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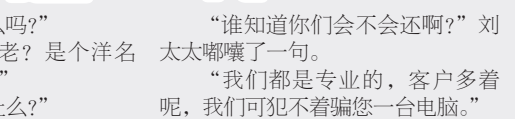
刘太太抱着电脑走出上岛咖啡,心想那王先生和张小姐说不定已经发现了什么,只不过不肯告诉她。也能理解,等明天再给张小姐打个电话,交上一点钱,说不定就有消息了。

刘太太却没想到,从此以后,那位张小姐的电话,就再没开过机。

生死相隔 300里之外。 五辆旅行大巴,在数辆小轿车的引导下,借着夜色悄然驶入的万沅县城。车里坐满荷枪实弹、全副武装的特警和武警。

高翔正坐在带头的车辆里,一身特警的装束。 十分钟后,万沅县城里突然热闹起来,年三十儿似的。就在县城最中心的地段,一群身着黑衣的身影,正匍匐在沅鑫洗浴中心楼门外。楼里没有灯光,子弹正呼啸而出,划出一道道闪电似的光。院子外面的高音喇叭不停重复着:“叶永福!你被警察包围了!不要再用顶撞了!缴枪投降吧!”

刘太太抱着电脑走出上岛咖啡,心想那王先生和张小姐说不定已经发现了什么,只不过不肯告诉她。也能理解,等明天再给张小姐打个电话,交上一点钱,说不定就有消息了。



永城著 秘密调查师

刘太太抱着电脑走出上岛咖啡,心想那王先生和张小姐说不定已经发现了什么,只不过不肯告诉她。也能理解,等明天再给张小姐打个电话,交上一点钱,说不定就有消息了。

刘太太却没想到,从此以后,那位张小姐的电话,就再没开过机。

生死相隔 300里之外。 五辆旅行大巴,在数辆小轿车的引导下,借着夜色悄然驶入的万沅县城。车里坐满荷枪实弹、全副武装的特警和武警。

高翔正坐在带头的车辆里,一身特警的装束。 十分钟后,万沅县城里突然热闹起来,年三十儿似的。就在县城最中心的地段,一群身着黑衣的身影,正匍匐在沅鑫洗浴中心楼门外。楼里没有灯光,子弹正呼啸而出,划出一道道闪电似的光。院子外面的高音喇叭不停重复着:“叶永福!你被警察包围了!不要再用顶撞了!缴枪投降吧!”

刘太太抱着电脑走出上岛咖啡,心想那王先生和张小姐说不定已经发现了什么,只不过不肯告诉她。也能理解,等明天再给张小姐打个电话,交上一点钱,说不定就有消息了。

刘太太却没想到,从此以后,那位张小姐的电话,就再没开过机。

生死相隔 300里之外。 五辆旅行大巴,在数辆小轿车的引导下,借着夜色悄然驶入的万沅县城。车里坐满荷枪实弹、全副武装的特警和武警。

高翔正坐在带头的车辆里,一身特警的装束。 十分钟后,万沅县城里突然热闹起来,年三十儿似的。就在县城最中心的地段,一群身着黑衣的身影,正匍匐在沅鑫洗浴中心楼门外。楼里没有灯光,子弹正呼啸而出,划出一道道闪电似的光。院子外面的高音喇叭不停重复着:“叶永福!你被警察包围了!不要再用顶撞了!缴枪投降吧!”

刘太太抱着电脑走出上岛咖啡,心想那王先生和张小姐说不定已经发现了什么,只不过不肯告诉她。也能理解,等明天再给张小姐打个电话,交上一点钱,说不定就有消息了。

刘太太却没想到,从此以后,那位张小姐的电话,就再没开过机。

生死相隔 300里之外。 五辆旅行大巴,在数辆小轿车的引导下,借着夜色悄然驶入的万沅县城。车里坐满荷枪实弹、全副武装的特警和武警。

高翔正坐在带头的车辆里,一身特警的装束。 十分钟后,万沅县城里突然热闹起来,年三十儿似的。就在县城最中心的地段,一群身着黑衣的身影,正匍匐在沅鑫洗浴中心楼门外。楼里没有灯光,子弹正呼啸而出,划出一道道闪电似的光。院子外面的高音喇叭不停重复着:“叶永福!你被警察包围了!不要再用顶撞了!缴枪投降吧!”

刘太太抱着电脑走出上岛咖啡,心想那王先生和张小姐说不定已经发现了什么,只不过不肯告诉她。也能理解,等明天再给张小姐打个电话,交上一点钱,说不定就有消息了。

刘太太却没想到,从此以后,那位张小姐的电话,就再没开过机。